



*The Lord God Made Them All*

*James Herriot*

万物刹那又永恒

(英) 吉米·哈利 著

种树伦 译

The Lord God Made Them All

万物刹那又永恒

James Herriot

(英) 吉米·哈利 著

种衍伦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物刹那又永恒 / (英) 哈利著 ; 种衍伦译.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08-3439-4

I. ①万… II. ①哈… ②种…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8535号

THE LORD GOD MADE THEM ALL by James Herriot

Copyright © 1981 by James Herrio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5 by Beijing Double Spiral

Culture & Exchange Compan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著作之中文简体字版权由中国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使用

## 万物刹那又永恒

---

- 作 者 (英) 吉米·哈利 著 种衍伦 译
-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 出 版 人 黄宪华
- 策 划 双螺旋文化
- 责任编辑 陈春玲
- 特约编辑 唐 浒 李 丹
- 装帧设计 友 雅
-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 毫米 × 1212 毫米 32 开
- 印 张 9.25
- 字 数 160 千字
-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108-3439-4
- 定 价 29.8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 目录

- 001 雷先生的承诺
- 016 疑神疑鬼的汉弗莱
- 028 急躁的西格
- 034 前往苏联
- 040 小吉米的靴子
- 049 充满歌声的夏夜
- 057 苏联游记1
- 061 谈诗论文
- 074 苏联游记2
- 078 宅心仁厚的农夫
- 089 屈生的胜利
- 097 苏联游记3
- 104 淑女狗维纳斯
- 115 苏联游记4
- 123 琥珀
- 132 雪中出诊
- 139 苏联游记5
- 152 斗智斗勇
- 163 爱女的诞生
- 177 保险背后的故事
- 185 苏联游记6
- 189 萧伯纳的“邻居”
- 194 苏联游记7
- 201 灵丹妙药
- 212 美丽的母牛
- 224 前往土耳其
- 232 钢琴演奏会
- 239 兽医生活的插曲
- 246 土耳其游记1
- 262 爱耍把戏的小狗
- 272 土耳其游记2
- 278 铁汉柔情
- 286 欢乐的日子



当门楣从头顶掠过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真正回到家了。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就追忆起进入皇家空军服役前的那些日子。我还依稀记得最后一次到雷家是去“捏小牛”——那是雷普莱先生在电话里用的词句。说得正确一点,我是去阉割他家的小公牛的。挂上电话后,我知道这趟差事又要耗掉我一个上午了。

去雷家出诊就像探险一样,因为那栋老房子坐落于一条蜿蜒于山脊的泥巴路的尽头,而且,你还得通过七道门才能到达目的地。

庄门是乡间兽医的拦路虎,在拦牛的铁网还没有问世以前,身为兽医的人最痛恨那一道道横挡在路中间的铁门了。通常要我们下车开个一两扇门我们也就认命了,可是七道门确实也太过分了一点。雷家的门不仅多,而且还怪异。

头一道铁门设在一条窄窄的路上。就外观上而言,这道门除了满是铁锈之外大致还算正常。可是当一推动它的时候,门轴就会立刻发

出不堪入耳的尖叫声。值得感激的是至少这扇门还可以旋转——事实上，它是雷家惟一能够保有这项优点的门。其他的六扇门全是木头的，约克郡谷地的农夫们称之为“肩门”。当我抬起其中的一扇并用肩膀顶起上沿儿的横木以便将它推开的时候，我由衷地体会出这个名字取得有多恰当。

即使是开一扇正常的门，所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你必须停车，走出来，开门，将车子开过去，再停车，然后回头把门关好。可是要通过雷家的七道关卡，你所花的体力就不止这么多了。好久没有去雷家，那几道门的情况又恶化了许多。我喘着气，将那辆嘎嘎作响的老爷车驶向第七道门。

这最后一关也是最难缠的一关——这扇门具有邪恶的本质。尽管数十年来，它已经被无数的木匠修补过，但它的危险性却丝毫没有降低。

我停下车向前走了几步。这扇门和我是宿敌，因此我们静悄悄地对峙了好几秒钟。过去，我和它搏斗过好几回合，而毫无疑问，它的积分已经遥遥领先了。

这道门除了松动摇晃之外，最恐怖的是它只有一个在中部的铰链。这么一来，当你顶着它推动它旋转的时候，那种平衡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门边解开固定于外侧的麻绳，然后迅速地一把抓住门框。可是我已经迟了一步，那扇门一旦解脱了束缚之后立刻晃动了一下，于是我的脚踝正好被弹起的下沿儿击中。当我试图更正它的姿势以求保持平衡时，它的上沿儿又砸向我的脑袋。

结果跟前几次一样，我用肩顶着它的横梁一次一寸地将它慢慢推开的过程中，它不断地借着摇晃的机会上下袭击我，而我却毫无招架之力。

虽然雷先生站在农庄的走廊上用慈祥的眼光看着我，但那对我毫无帮助。终于，我把那扇门完全推开了，他的烟斗中也袅袅升出了满意的青烟。他以完美的姿势站在原地，静静等候我拖着蹒跚的步伐走到他的面前报到。

“哈利先生，你是来捏小牛的吧。”显然，他觉得我们的友谊并未受到影响，因为他的笑容在满是短须的脸上画出了两道皱褶。雷先生每个礼拜只有在赶集的那天才刮一次胡子。

我弯下腰去按摩瘀血的脚踝。“雷先生，那扇门真是一大威胁！还记不记得上次我来的时候，你诚恳地答应我立刻改进。事实上你早该换一扇门了。”

“不错，小伙子，我是答应过你。”雷先生点点头表示最诚挚的赞同，“可是你也知道，越简单的事总是越懒得去做。”说完，他开心地笑了起来，可是当我卷起裤管展示脚踝上的伤痕时，他的表情立刻转为真挚的怜悯。

“我真可耻！就这么决定了，下礼拜那儿将是一扇崭新的门。小伙子，我向你保证！”

“可是雷先生，上回我的膝盖淌着血的时候你也说过完全一样的话。”

“是啊，是啊，我记得。”他用拇指填塞了些烟草，“我的记性总是那么糟，所以你一走我也忘了。不过这次不会了，小伙子，今天我得到了

教训。我真的为你的脚感到抱歉，下次那扇门再也不会让你烦心了。”

“好吧，好吧。”我跛着脚走回车里拿工具，“你的牛呢？”

“就在这儿。”雷先生不慌不忙地穿过空地并打开牛棚隔板上的一扇半门。

顿时，我吓得呆站在原地，因为隔间板上出现了一列巨大而毛茸茸的牛头，它们正以冷峻的眼光瞪着我。我伸出颤抖的手：“你是指这些牛？”

“对，就是他们！”那农夫愉快地点点头。

我向前迈了几步，好看得更清楚一点。牛棚里共有八头牛，它们不是在跟我对瞄就是踢着身后的草堆。我转过来面对那农夫：“你又犯了，对不对？”

“犯什么？”

“你在电话里叫我来捏小牛，可是它们根本不小，它们是大公牛。上回也是这样。你还记不记得那些巨兽几乎要了我的命，事后你发誓说以后一定要在小牛三个月大以前就动手。”

雷先生轻地点点头。他对于我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百分之百的赞同。“不错，哈利先生，我是向你保证过。”

“可是这些牛至少已经一岁了！”

“我说过我很健忘，不是吗？”雷先生耸耸肩。

我回到车里拿出局部麻醉剂。“好吧，”我边用针筒吸药剂边咕嘟着说，“如果你能抓住它们的话，我愿意试试。”那农夫从墙上的钩子上拿下了一捆绳子朝一头巨牛走过去。他轻而易举地就揪住它的耳朵，然后将绳子穿过鼻环绕过牛角，再将绳头系紧在墙上的铁环上。



“好了，哈利先生。这样安全多了，不是吗？”

我什么也没说，等会儿遭殃的是我而不是他。我等于是在生死边缘工作，因为我的岗位在那牛后脚的射程之内，只要对我的手术不满意，它随时可以给我一点教训。

无论如何，该做的终究要做。我边用手臂抵挡小规模攻击，边完成了给所有的牛打麻药的工作。下面才是真正的手术——最新的“无血去势法”。这无疑是医术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以往的阉割法都是操刀切除小牛的睾丸，但这种方法是用钳子夹断输精管。

然而面对这样的巨兽，这种手术还是挺艰巨的。首先，你必须找到输精管，然后将钳子以正确的角度卡住它。最后，你得以极缓慢的速度和极大的力气将钳臂慢慢合拢。

麻药总算有点功效，因为牛并没有感到非常疼痛的样子。汗水顺着鼻尖往下滴，而我只能专心致志地将钳臂慢慢合拢，直到钳齿毫不留情地密合在一起并发出“咔哒”一响为止。

我必须将一条输精管捏断两次。钳断了头一个睾丸的输精管后，我靠在墙上喘了几口气，然后又开始朝另一个睾丸进军。

要想完成八头牛的手术的确很花时间，当只剩最后一头牛的时候，我觉得两眼发胀，喉咙干涩。突然，脑海中浮现了一个想法。

我站直身子，绕到牛的身旁。“雷先生，”我喘着气说，“你为什么不来试一次呢？”

“我?!”那农夫一直在冷静地观赏我动手术，但我的建议显然使他变得不知所措。“为什么呢？”

“你瞧，只剩一头了，我觉得你应该有机会了解一下刚才这半天我

都在忙些什么，所以我要你来一次。”

“那谁来抓住这头野兽呢？”他想了很久。

“这没关系，”我说，“咱们将它绑在铁环上，我替你看好它，然后你就可以安心地动手。”

他像是还在犹豫的样子，但我很温文有礼地将他推到牛的屁股后面。我用钳子卡住牛的输精管，然后将雷先生的手指扣在钳臂上。

“好啦，”我说，“你可以开始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鼓足了勇气慢慢将钳臂压拢，但什么也没发生。

我观赏了几分钟，发现他的脸先是变成红色，随后又变成紫色；他的眼睛涨得比我的还大，额头上的筋脉则鼓得像田埂似的。最后，他惊叫了一声，跪在地上。

“不行，小伙子！不行，我没有办法。”

他缓缓地站起来，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

“雷先生，”我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笑着说，“可是你却期望我能完成这项工作。”

他傻愣愣地点点头。

“算了吧，”我说，“我也只是想让你知道等小牛都变成大公牛的时候，做起手术来会有多累人。如果它们都才三个月大的话，只要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对不对？”

“对！对，对！哈利先生，我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了。”

我觉得很兴奋，因为我总算叫雷先生尝到了这种滋味。凭着兴奋所带来的力量，我很快就完成了全部的手术。走向车子的时候，我觉得全身都在发光。那农夫将身子弯着靠在车窗上的片刻，我的满足感升

到了最高点。

“谢谢你，哈利先生，”他说，“今早你给我上了一课。下次再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门是新的，而且我永远也不会请你来捏这种野兽了。我保证！”

以上都是我入伍之前最后一次去雷家所发生的事，现在想想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我又恢复了平民的身份，并重新开始体验我几乎忘却的生活方式。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正在品尝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海伦烧的菜。

那是周日的午餐时间，桌上摆着传统的烤牛肉与约克郡布丁。我太太正在为我盛又浓又纯的炖肉汁，那扑鼻的肉香味正是我在军旅中梦寐以求的。度过了一个典型的乡村兽医东奔西走的早上之后，我已经觉得饥肠辘辘了。我时常想，要是有几位外国的美食家想要尝尝真正的英国菜的话，我一定把桌上的这些推荐给他们。

约克郡谷地的农夫总是在饭前先喝一碗又稠又浓的黄褐色的肉汤，然后吃一个约克郡布丁——这固然是很怪异的搭配，但那滋味却是无与伦比的。我把头一勺布丁送进嘴里后，心里觉得舒爽极了。等我吃完布丁后，海伦会再替我盛满一盘烤牛肉、炸薯块和今早刚从院子里摘的青豆。

然而那尖锐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美梦。我提醒自己，任何事都不能破坏我这顿美食，即使是最急的急诊也得等到饭后再说。

可是拿起话筒后，我的手开始发抖，因为那一端传来的声音惊恐而急躁。那是雷先生！噢！拜托，不要这么残忍！他家的路遥远又颠簸。

那农夫的声音像雷声一般灌入耳里。他还是那种通话距离稍远一

点就大声喊叫的人。

“兽医吗？”

“是啊，我是哈利。”

“你退伍啦？”

“不错。”

“我要你立刻过来一趟，我的一头母牛病得很糟。”

“什么病？很急吗？”

“当然急！我猜它的腿可能已经断了。”

我把话筒拿离开耳朵。雷先生越说越大声，以至于我的脑袋里全是嗡嗡作响的回声。“你为什么认为它的腿已经断了？”我问。

“因为它用三只脚站着，”那农夫嘶喊道，“而另一只脚却吊着。”

老天，他并没有胡说！我难过地看着盛满一盘子的佳肴：“好吧，雷先生，我这就过去。”

“你是立刻来吧？”他的声音如雷贯耳。

“是的，我立刻去！我放回听筒，揉揉耳朵然后朝海伦走过去。

海伦的眼光从桌上的布丁移到我身上：“你不会是当真现在就要去吧？”

“抱歉，海伦，这种事等不得。”我几乎可以看见那头母牛正在痛苦地呻吟着，“而且电话里的那个人急得要命。我不得不去。”

我太太的嘴唇开始颤抖：“好吧，我把菜温在炉子上等你。”

离去的时候，我看到她端着盘子走向厨房。我们俩都知道这顿午餐已经结束了。约克郡布丁的美味不可能残存到等我回来。

我加速通过德禄镇。市场前的广场在周日的骄阳下沉睡着；石板

铺成的人行道上空荡荡的；一扇扇紧闭的门后都是正在享用午餐的镇民。出了镇区后，我把脚踩到底。当车子终于到了雷家的岔道口时，我的恐怖感不禁又油然而生。

这是我退伍以后头一次到雷家来，因此我猜想情况也许会有一些改变。可是那道旧铁门依旧毫无愧色地屹立在路中，所不同的是它比从前锈得更厉害了。我以愈来愈接近死亡的心情将拦阻在面前的门一扇一扇地用肩顶起，再慢慢将它推开。终于，我又来到第七扇门的门前。

它不但还活着，样子也一点都没变。我踮起脚轻轻走过去的时候不断地告诉自己：这不可能是真的！自从我入伍后一切变了——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行进、出操、学习飞行……最后还亲自驾驶飞机；可是眼前的这道门却一点也没变。

我仔细地打量它。那根松动的横木，那条麻绳，还有那独一无二的铰链……它们都还是老样子，不过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雷先生显然是为了防范牲口顶撞门的基部，而在门的下沿儿缠上了铁丝网。

也许这扇门已经随着时日的增长而成熟了些了，它该不会还像过去那么邪恶吧。我谨慎地解开麻绳，心里正要为它的痛改前非感到高兴时，它又摇摆起来。

我的前胸先感到重重的一击，接着双腿又遭到门框下沿儿的砍劈，它那缠绕的铁丝网毫不迟疑地扎进我的裤管。我愤怒地用力把门推开，它又故伎重施上下袭击我。慌乱之中，我失去重心，跌倒在地上。我的背部刚着地，门后就传出一声木头断裂声——那扇门僵直地砸了下来。

我和它搏斗过好几次，虽然每回我的积分都落后，但毕竟我还是通过了重重考验。然而这一回，我长久以来一直惧怕的事终于发生了。我蠕动着身子想从门板下挣脱出来，可是铁丝网上的钩子把我网得死死的。我完全不能动弹了！

我把脖子从门板下伸出来张望。农庄就在五十米之外，可是那儿一个鬼影子也没有。那位焦急的雷先生上哪儿去了？！我以为他会扭着手忐忑不安地在门口踱步等着我的，可是极目远望，但见一片空荡。

我一度想到要高呼救命，可是在这空旷的牧原上又有谁会听得到？我用双手托住上沿儿的横木，然后慢慢把门向上撑起。当我的衣裤发出清脆悦耳的撕裂声时，我只好试着关闭自己的听觉。我撑住门板，再轻轻地身子挪出去，逃脱了死亡陷阱。

通常，我都会把门关好再离去，可是这回我决心让它躺在那儿。

我重重地敲着农庄的门，过了好一会儿雷太太才打开门来。

“哈利先生，天气真好。”她漫不经心地笑笑。

“是……是……是啊。我是来看你们的母牛的。你先生不在家吗？”

她摇摇头：“他去猎狐酒吧还没有回来。”

“什么！”我瞪着她，“猎狐不是在财富村吗？我以为他找我来是很急的事。”

“他只是去那儿打电话，咱们这儿没有电话。”她的笑容又比刚才明显了一些。

“可是……从他打电话到现在也有一个小时了，他早就该回来了。”

“不错。”她点点头，“可是他会在那儿碰到一些老朋友。他们每个

礼拜天中午都会在猎狐聚会。”

“雷太太，我把吃了一半的午餐丢在桌上，就为了赶来这里……”  
我挠挠头发。

“哦，我们已经吃过了。”其实她根本不用告诉我，因为屋里还弥漫着烤牛肉味。我猜想得出在享用牛肉之前，他们一定先吃过了约克郡布丁。

我愣站了很久，然后深吸一口气：“雷太太，我想我还是先看看牛好了。”

她指指空地另一端的牛棚。

“它就在那儿。”我转身向牛棚走过去的时候，她还补了一句，“你先为它检查一下，我先生马上就会回来的。”

我不禁打了个哆嗦。约克郡的女人说“马上”通常是指两个小时以内，我怎能不毛骨悚然呢！

我推开牛棚的矮门，看见母牛吊着一只脚站在那儿。当我向它走近的时候，母牛不安地在稻草堆上走动起来，而那只受伤的腿也不时地点着地面。

它的腿骨并没有断，因为它走路的姿态和一般骨折的牛并不相同。我不禁松了一口气。骨折是大型牲口的无痛苦屠杀机，再多的石膏也无法使裂口复元。我猜想它的毛病出在蹄子上。不过我不能走上前去抓起它的蹄子查看，我必须等到雷先生回来。

我又走回午后的阳光中。我的视线拂过一片缓坡落在财富村的教堂钟塔上。可视范围内都没有那农夫的影子，于是我忧心忡忡地走到屋前的空地上等待他的出现。

我回头望望农庄,发现眼前的画面使我在焦躁中感到平静。这儿的建筑在几百年前都是贵族的庄园,虽然历经几世纪风雨的摧残,屋顶和烟囱都已经倾斜,但那高雅的门廊及圆形窗户仍然令人心旷神怡。

这种房屋的外围环绕着青草地和矮石墙,农庄的结构也非常合乎比例。过去这儿的草地上都开满了艳丽的小花,可是大多数的农夫都是最差劲的园丁,而今草地上只散乱着一丛丛及腰的荨麻。

我的冥思被雷太太从屋内传出的喊叫声打断。“他来了,哈利先生。”她走出屋子用手指着财富村的方向。

不错,空旷的原野上是有个黑点向这儿移动。我等了十五分钟之后雷先生才从矮石墙的断缝中挤了进来。他的耳后飘出几抹刚从烟斗中冒出的青烟。

我笔直地朝他走过去:“雷先生,我等了好久!你不是要我立刻赶来的吗?”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想我好意思光借用电话而不坐下来喝一杯脱啤酒吗?”他偏着头用眯成一丝缝的眼睛看着我。

正想开口的时候,他又接着说了:“后来韩迪克先生请我喝了一杯,我不得不回请一杯;就在我要走的时候,图先生又聊起上礼拜向我买的那些猪。”

雷太太兴奋地插嘴说道:“对了,那个姓图的每个礼拜天都泡在酒吧里。我真想不透他的老婆怎么受得了他。”

“不错,图先生是在那儿泡了一天,不过你猜我还碰到了谁?”他把烟斗在鞋跟上敲敲又重新添了些烟草,“先诉你吧,老丹——那个姓汤



的！自从他开刀后我都没有再见过他。老天，他瘦得像只拔了毛的鸡！看来不喝几桶啤酒他是无法恢复从前的身材的。”

“老丹？”雷人太急促地说，“那可真是好消息。我听人家说他永远出不了医院呢！”

“对不起。”我打岔说。

“才不呢，那只是别人胡说。”雷先生接着说，“他只不过是肾结石。老丹的身体可好着呢。对了，他还对我说……”

我举起一只手：“雷先生，我可以去看母牛吗？我还没吃午饭——我太太把菜温在炉子上等着我呢！”

“哦，我出门前已经吃过了。”雷先生安心地笑笑。雷太太也在一旁猛点头，好像要我不要为他们操心似的。

“那好极了，”我冷冷地说，“我真为你们高兴。”我看得出他们没把我暗示吃饭的话当真。讽刺这些人是一点也没有用的。

进了牛棚后，我等雷先生将牛绑住才抬起它的脚。我把牛蹄架在膝盖上，立刻就找出了它的病因——那是一枚被门缝中透过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的大图钉。我用镊子把图钉拔了出来。

那农夫眨着眼看了几秒，然后笑得连身子都晃动起来。“哈，哈，哈，那是我皮鞋上的钉子，一定是给石头刮下来的，幸好我自己没踩到。那天我还对老婆说……”

“雷先生，我该走了，”我打岔说，“别忘了，我还没吃午饭。走之前我再给它打一针破伤风预防针。”

我很快地为母牛注射完，将针筒扔进口袋，然后转身就朝车子走过去。这时，雷先生又叫住了我。